

教宗本篤十六世

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

聖伯多祿廣場

2007 年 6 月 6 日

聖 西 彼 廉

各位親愛的兄弟姐妹，

在這一組介紹古代教會偉人的教理講授中，今天我們遇到的是第三世紀一位傑出的非洲主教聖西彼廉(*san Cipriano*)，他「也是第一位摘取殉道者榮冠的非洲主教」。這與他所享的盛名正好實至名歸——就如他的執事龐志互(*Ponzio*)所聲稱的，這執事也是首位把聖西彼廉的生平記下來的人——其中敘述了自皈依到殉道，這十三年中，聖西彼廉在文學著述及牧民工作相互交替的生活紀實(參看《生平 *Vita*》19,1; 1,1)。聖西彼廉出生於迦太基一個富裕的外教家庭，經過一段纨绔子弟的放蕩生活後，西彼廉於 35 歲皈依基督信仰。就他這段靈性歷程，他自己這樣敘述：「那時我就像仍然躺在黑夜中」，他於領洗後數月這樣寫道，「對天主的仁慈敦促我該做的，為我好像是極之困難和辛苦的事……當時我仍然被我過去生活上的許多錯誤束縛著，而且不相信我可以擺脫它們，於是我繼續向那些惡習屈服和滿足我那些邪惡的意向……可是後來，靠著使人重生的水的幫助，我之前的生活的污穢終於被洗去；一道極大的光散布於我心中；這次重生讓我回復成為一個全新的人。然後奇妙地每一個疑惑開始消散……於是我清楚明白到，之前在我內生活，甘願作肉身惡習的奴隸的那個我，原來屬於地上，之後聖神在我內所生的我，卻是神聖的和屬於天上的」(《致多拿道書 *A Donato*》3-4)。

聖西彼廉於皈依後 — 在不乏嫉妒和反抗聲中 — 立即被授予司鐸職務及主教品位。在他短暫的主教任期內，他面對了兩次由羅馬皇戴曹(Decio 250 年)及瓦勒利安 (Valeriano 257-258 年)，的詔書批核的教難。在戴曹那次特別兇殘的教難中，很多信友實際上背棄了教會，或至少在面對考驗時，未能保持正確的態度，這些信友被稱為「失足者」：*lapsi*。那次教難結束後，作為主教的西彼廉需得全力以赴，以重新整頓基督徒團體內的紀律，尤其因為那些「失足者」於教難過後，又熱切地渴望重返團體中。對於是否要重新接納他們的討論，最終使迦太基的基督徒分成兩派：嚴峻派和寬鬆派。在這個本來已是困難重重的處境下，還要加上適值於當時席捲非洲的一種嚴重瘟疫。因此不論是就團體內部或是就他們與外教徒的對立形勢，都出現了很多痛苦的神學上的問號。最後，別忘了還有關於西彼廉與當時的羅馬主教斯德望(Stefano)，就異端基督徒向外教徒施行的洗禮的有效性的爭論。

在當時這個實際上非常困難的環境中，西彼廉顯示出他在管理方面的超卓才能：他固然嚴厲地對待那些「失足者」，卻帶著適度的彈性，容許他們在滿全了一個標準悔罪行動後，獲得寬恕的機會；對羅馬方面，他堅決地維護非洲教會的完整傳統；面對當時的瘟疫，充滿同情心及懷著真正的福音精神，他勉勵基督徒在瘟疫流行期間，要如弟兄般幫助外教徒；他又懂得以恰當的尺度提醒信友 — 他們非常害怕會喪失生命及世上的財富 — 這世界的生命和財富，並不是他們的真正生命及真正財富；在對抗敗壞的風俗和蹂躪著倫理道德生活的罪惡，特別是貪婪，的抗爭中，他更是絕不退讓。「他的日子便是這樣度過」，龐志互執事這樣敘述，「那日 — 出於地方總督的命令 — 警察局長突然去到他的別墅」(《生平 *Vita*》15,1)。那天這位神聖的主教立即被逮捕，之後經過一輪簡短審訊，在他的子民的陪同下，他勇敢地迎向殉道。

西彼廉寫了很多專論和信件，全部與他的牧職有關。他只有很少作品涉及神學推理方面，他寫作的動機主要為了建樹團體和教導信友要有良好的品德。事實上，他最喜愛的課題是教會。他將教會辨別為「可見的教會」，即聖統制的教會，和「不可見的教會」，即奧秘的教會，然而他也同時極力指出，教會只得一個，就是建築在伯多祿這磐石上的那個。於是他不懈地重覆說：「誰捨棄教會建築於其上的伯多祿的尊座，別妄想自己還在教會內」(《論天主教會的合一 *L'unità della Chiesa cattolica*》4)。在這事

上，西彼廉是如此清楚，以致他用了相當強烈的言詞來表達：「教會之外無救恩」（《書信 *Epistola*》4,4 及 73,21），還有「誰不以教會作母親，不能以天主作父親」（《論天主教會的合一 *L'unità della Chiesa cattolica*》4）。教會絕對不能放棄的特性是合一，基督的無縫長衣，正是這合一的象徵（《同上》7）：這合一的基礎是伯多祿（《同上》4），並在感恩祭（聖體聖事）中完滿地實現（《書信 *Epistola*》63,13）。「由於只有一個天主，一個基督」，西彼廉勸導說，「所以只有一個教會，一個信仰，一個被和諧這水泥鞏固著的基督徒子民：因此沒有可能將本質上是一個的事物拆散」（《論天主教會的合一 *L'unità della Chiesa cattolica*》23）。

以上是西彼廉有關教會的思想，此外，他在祈禱方面的教導，也不能忽略。我尤其喜愛他解釋「天主經」的那部書，對於讓我更加明白「主所教導的禱文」，並以更恰當的態度誦念這禱文，此書給了我很大的幫助：西彼廉教導說，正是在「天主經」內，天主賜給了基督徒正確的祈禱方式；並指出這端經文的祈求者是複數，「為此誦念此經的人不單只為自己個人祈求。由於我們的祈禱 — 他寫道 — 是公眾和團體的祈禱，所以當我們祈禱時，我們不會只為一個人祈求，而是為全體子民祈求，因為與全體子民一起，我們成為一體」（《論主所教導的禱文 *L'orazione del Signore*》8）。如此一來，個人的祈禱和公開的禮儀性祈禱牢牢地結合在一起。這結合正好回應了天主自己的話。因為當一個基督徒念「天主經」時，就算他是在內室關上門，他也不會說「我的天父」，而是說「我們的天父」，因為他知道無論他身處何時何地，他永遠都是那同一個奧體的一個肢體。

「因此，各位至愛的弟兄」，這位迦太基主教寫道，「讓我們依照天主，我們的師傅所教導的方式祈禱。用天主自己的話向天主祈求的祈禱是可信和親切的，基督的祈禱會上升到聖父的耳際。聖父會認出祂自己兒子的話，當我們誦念一端經文時，那位居住在我們靈魂深處的，也會同時在我們的聲音中出現……此外，當一個人祈禱時，要注意自己講話和祈禱的態度，要守紀律，保持泰然自若和莊重。要想到我們正站在天主跟前。因此我們有必要使自己在舉止和聲音上，在天主的神聖眼中，都是稱心悅目的……而當我們與弟兄們聚集起來，偕同天主的司祭一起舉行神聖的祭獻時，我們更應該提醒自己要心存敬畏和謹守紀律，別讓我們的祈禱因為我們那些散亂無序的聲音

而隨風消逝，也不要使一個本來可以用合度的言詞向天主說出的祈求變得長篇累贅，因為天主不是聲音的聆聽者，而是心的聆聽者 (*non vocis sed cordis auditor est*)」(3-4)。這些話今天一樣有效，可以幫助我們好好的舉行神聖的禮儀。

總括而言，可以把西彼廉歸入那個蕃殖出日後的豐盛神學靈修傳統的根源，這傳統視「心」為祈禱的最佳處所。事實上，根據聖經和教父，心是人最深入之處，是天主的居所。在那兒完成天主與人的相遇，在這相遇中，人傾聽向他講話的天主，而天主也傾聽向祂講話的人：這整個行動，是透過那唯一的聖言完成。準確而言，正如第九世紀初葉，莫撒的聖彌額爾隱修院 (San Michele alla Mosa) 的院牧施默圖 (Smaragdo)，響應西彼廉的教導而指出的，祈禱「是屬於心的工作，不是口唇的工作，原因是因為天主看的不是祈禱者的語言，而是他的心」(《隱修士的冠冕 *Il diadema dei monaci*》1)。

各位親愛的兄弟姊妹，讓我們將我們的心變成聖經和教父們所說的，「懂得聆聽的慧心」(參看列上 3,9)：因為我們實在太需要了！，亦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完全體味到天主真的是我們的父親，而教會，基督的神聖淨配，確實是我們的母親。